

桃花运



新書出版

北京風流奇案

陳二小姐秘史

洋裝全一冊

價洋三角

北京最近慘史

燕三小姐秘史

洋裝全一冊

價洋三角

秀貞女醫院

葉少奶奶秘史

洋裝全一冊

價洋三角

活元紅

紅二太太秘史

洋裝全一冊

價洋三角

▲以上各書照碼七折

▲外埠寄費加一成

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十日再版

警世小說 桃花運 (全三冊)

定價大洋七角

外埠酌加滙費寄費

著作者 鄭正秋

印刷者 上海通俗小說社

發行者 上海世界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世界書局

分發行所 北京漢口 廣東杭州 世界書局

●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●

警世小說
桃花運

目錄

- (一) 桃花官司 老太太要跳喬家浜…………… 一一九
- (二) 醋海風波 胖奶奶之鬧番菜館…………… 九一—一八
- (三) 三人同行一條路 無非是財迷色迷…………… 一八—二七
- (四) 半夜獨摸黑衙堂 只爲想以毒攻毒…………… 二七—三六
- (五) 要討新娘子 趕出舊娘子…………… 三六—四一
- (六) 怕接男客人 愛交女客人…………… 四一—四六
- (七) 救命救命 胖奶奶哀憐窮苦桃花運…………… 四六—五二
- (八) 離婚離婚 趙太太設立秘密連環套…………… 五二—五八

(九)老桃花 大桃花 小桃花 花花大齊會……………五八—六二

(十)老淪白 大淪白 小淪白 白白大發財……………六二—六七

警世
小說 桃花運 下冊

鄭正秋新作

(一) 桃花官司 老太太要跳喬家浜

阿囡囡！心肝囡！你在那裏呀？做娘的對你不起；把你如同小羊一般的人，送進老虎口裏去，害得你坐監牢，吃大苦，叫我心上，怎麼過意得去哩？咳！天菩薩！天菩薩！我只有一個兒子，你還要搶我的寶貝去嗎？你叫我到陰間去，對吳氏門中的祖宗，怎麼能够交賬哩？唉！祖宗！祖宗！我老來還要吃老苦，這倒不要管他了；但是子綺終是吳家門裏的子孫，而且兩房就祇他一個，他要一生一世，關在牢監裏，豈不是祖宗吳家香煙，沒有巴望了麼？小小的孫子，給雌老虎丟在家裏，活活的餓死了，這種黑心人，你們怎麼不顯些兒靈性，來捉他去哩？祖宗呵！倘若子綺的壽數到了，我情願替他死，你們快到閻羅大王地方去求求呀！她說兩句，哭兩聲，停一停，喘一喘，一天到晚，這種話不知道要說幾遍哩？

吳月英雖然是個小姑娘，却是個聰明伶俐的人。雖然不會受過新教育，倒也並不迷信。她自從嫡堂哥哥吳子綺到了牢裏去後，小心眼兒裏大受感觸。終身雖然已經由父親作主，沈福做媒，許給趙伯年的兒子。聽聽是趙家有財有勢，究竟小官人靠得住靠不住？還是拿不穩的；問又不好問，打聽又不好打聽，做姑娘很有些說不出苦處，只希望趙伯年接信之後，念在親戚分上，救救子綺哥哥，想得出神，不會留心她嬌娘的舉動。兩個眼睛，只顧看着地板，冷不防她伯母跳下床來，望外就奔奔到永興橋上，直望喬家浜跳。幸虧月英追得快，拉得牢，到得橋上抱得格外緊，再加有李家的蘇州娘姨走過，相幫勸住，扶她回去。

這位老太太，眼睛直僵僵的，喉嚨口咕嚕咕嚕的老痰響，身體抖抖縮縮的，臉兒氣得鐵青，說「閻羅王！閻羅王！已經——答應——答應——拿我老命——老——」說得氣都接不上來，勉強逼出一句道：「老性命去換小性命，你們放手；讓——讓——噫嚨噫嚨！——連說帶噏，說不成聲。丫頭送上茶來；月英硬送到她口裏，她喝了幾口，才始推開茶碗，對蘇州娘姨磕頭說：「你們放手，讓我去死，我好替兒子呀；

我活兒子死，我死兒子活，我不要活，我要死，謝謝你們，拜拜你們，求求你們，放我死罷。恩人恩人大恩人。」

蘇州娘姨道：「喔唷唷！要折殺奴哉。老太太囉！勸嘍！捨啫直梗樣式，介有閒話好說個噲，何苦之得要尋死路吶！勸勸肚裏有捨氣，索性透透穿；鑼鼓勿敲，勿響，閒話勿說，勿明，老太太儘管說好哉。」

月英一邊把老太太，按住在楊上，一邊對蘇州娘姨說：「伯母想兒子想得這樣的，家裏是天地良心，沒有一個人給她氣受的。」

蘇州娘姨方才明白，說道：「呵！原來是病；奴倒變子瞎纏三官經，冬瓜纏到茄門裏去哉。老太太耐勸，只管想勿開，樣樣式式註臘篤命裏格喇。」

趙太太從外面進來，月英一眼瞧見，當作是鄰居，來問徐氏伯母的情形的，並不起來迎接。趙太太就問：「吳先生在家嗎？我們是親家，就是趙……」說到趙字，又縮住了。她的本意，是要說就是趙伯年家裏來的，想想既然已經離開了，又何必再說哩？因此頓了一頓，好得轉機快，改口說：「就是趙小春的娘。」

月英聽到婆婆來了，小心眼兒裏，卜六一跳，要想躲避開去，哪裏避得掉，而且只好招待她，不知不覺走上前，說聲「請坐，家嚴就要來的。」話是說了，臉兒可是早已漲得緋緋紅了，又叫丫頭去泡茶。

趙太太看了，不用問得，已經曉得她就是她未來的媳婦了，照例客氣一聲，說：「別忙，我不喝茶。」說了，眼看小丫頭，跑得個快跑進去了，又惹動趙太太的愁悶起來，她想爲什麼稍爲過得去的人家？家家總有一二個丫頭的哩？人買人，人賣人的人，何以這樣多哩？這又是女界當中的一件不平事，我回去定要把蘭寶解放了，想到這裏，丫頭的蓋碗茶已經拿來了。

月英接過茶，恭恭敬敬，轉送到趙太太面前，不過低下了頭，悶聲大發財，叫都不叫一聲，怪也難怪，叫她稱呼什麼好？她想開口，又說不出什麼。

趙太太指着徐氏問道：「這位老太太，是不是子綺的娘呀？」她問完了，覺得太爽直，照例應該客氣客氣，當說是不是子綺少爺的令堂老太太麼的？

月英必恭必敬，欠欠身體，答應一聲「是。」趙太太又指蘇州娘姨要問，月英怕

趙太太弄錯，自己不等她出口問，先說：「她是隔壁的媽媽；因為我們伯母，痴痴癲癲，要跳到浜裏去，都虧她幫我扶回來的。」

趙太太聽得很難受，再望徐氏看看，蘇州娘姨就搭話說：「現在倒暈着哉，小姐外頭人說，佢篤子綺少爺，是爲子交桃花運，闖個大窮禍，阿對介？」趙家太太，耐阿聽見介？趙太太想，你這人倒會胡調，一搭就上，然而又不能不睬她，勉強回報說：「不知道。」蘇州娘姨看不大搭得上話，就回報說：「小姐，晏歇會罷，奴要去哉。」說是說去，腳並不走。

月英也是個聰明人，在身上摸出一塊大洋錢，拿給她，說：「這一點，送給你做壓驚錢。」蘇州娘姨見錢眼開，嘴裏說：「勿敢當格，阿要難爲情子點。」手已經把洋錢拿過去了。她本愿只指望有兩毛小洋，不提防有一只大洋，所以千謝萬謝，謝了又謝，謝了小姐，又謝趙家太太，好比騰雲駕霧一般去了。月英在這時却爲難了。沒話使得婆婆不冷清，正在爲難，救星到了。老太太在榻上又跳起來，叫「子綺——子綺！你來嘍？你來嘍？」要過來拉趙太太，月英趕緊把她扔在榻上，說：「爸爸去了怎

麼還不來哩？」

趙太太看徐氏，好像安靜一點了，就問月英，病是幾時起的呀？月英剛要回答，丫頭忽說老爺回來了，趙太太站起來等，只見走進一人，年紀雖老，精神很好，一路進來，一路說：「醫生就要來了，我自己去請的。」

月英連忙迎上去，告訴老子說：「趙家太太在這裏，永福一看，也不認識。」

趙太太先開口說：「親家老爺，府上的信，已經收到，伯年並不在家，而且家庭起了變故，從此不回，也未可知，恐怕耽誤大事，特地過來說明。」

永福也直性人，問道：「什麼變故呢？怎麼會從此不回呢？」

趙太太道：「唉！家裏出了一個老桃花，又出一個小桃花。」說到小桃花，月英心裏吃驚不小，幾乎要問出小春交桃花運了嗎？太太又說：「我們母女兩個，都被他們交桃花運的休掉了。」

吳永福把桌一拍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！自家不規矩，反而休妻子，這是什麼理性？」那是親家太太不能答應的。」

趙太太一聽，覺得他不是勢利中人，很放心了。就說：「如今勉強求合，不如叫他根本覺悟，要他根本覺悟；必須用偵探的權術，要用偵探的權術；處處非錢不行，但看伯年頭髮已經將近洋灰鼠的顏色了，居然還有人肯嫁他，可見嫁是嫁他錢，不是嫁他人，貪圖虛榮的人多，我就想以毒攻毒，把虛榮來打敗桃花窩；不過本錢沒有人接濟，恐怕要功虧一簣。所以特地到府上來請示，可否以後到此地來通融通融？」

永福嘆道：「唉！可恨可恨，爲什麼桃花運會如此的作怪？我們子綺交交斷命的桃花運，把自身交到牢裏去了。現在他娘，急到這個樣子了，都是桃花運的壞處。您親家太太，肯去打桃花，我很佩服。缺少用度，只管來拿就是。」月英聽她老子答應的話，感激當中，還帶快樂哩！

趙太太就對永福灣腰行禮，表示敬意。更說：「親翁如此仗義，自然始終不忘記的。不過府上人手缺乏，我的意思，叫我們女兒翠仙來，相幫小姐服侍服侍。這有病的老太太，免得尋死覓活起來，叫呼不答應呀！」

月英格外得意道：「爸爸！剛纔伯母差一點，就跳下浜去了。趙小姐肯來再好都沒有。」

永福也說：「那自然，求之不得，不過來到了怠慢的地方，還要原諒才好。」大家謙虛一回。月英叫丫頭去買點心，趙太太一定不要，說：「改日再來，彼此從實的好，不要空糟揚寶貴的好時光。」就此起身告辭了。永福同月英，都要送出來，太太不肯，「說顧着病人要緊。」她自去了。永福對月英說：「你看你婆婆，多少能幹呀？口才多門好。」

月英說：「好口才的能幹人，並不希奇。希奇的是，有了口才，又有本領，有了本領，又有良心。看她客氣的時候，反而有一點不很如意，伸伸縮縮，吞吞吐吐的，可見得她不會裝腔做勢，作假人，就是一個有真心的人。」

永福又說：「你能够得到這樣一個好婆婆，我也放心了。可是她已經被伯年休掉，似乎於你又美中不足。」忽又轉口說：「你是配給小春的，不是配給伯年的，伯年爲桃花才休妻，小春既不交桃花運，又天下無有兒子休娘的道理，所以於你並

沒有什麼不利的地方。」

月英聽得臉兒又紅了羞羞答答，把眼睛移到病人身上去，借問一聲：「醫生何以還不來呢？」來遮她的羞。

永福見問，嘆一口氣道：「中醫就是這點兒不好；非到兩三更天，是不來的情願。坐着轎子，空費轎夫許多汗，不情愿早些到病人家裏來的。咳！只顧自己算時髦，不顧人家病症重要不重要，可恨可恨！」

徐氏老太太，又在睡夢之中，講瘋話，說什麼「天兵天將來捉她媳婦任似貞了。哈哈！哈哈！笑得怕人。」永福同月英都望着她，連丫頭們，大家顯出無可奈何的神氣。很久很久，無聲無臭，獨有鐘聲打了十下，接着就是病人來了一陣痰喘聲而已。靜悄悄地，非病人很感一種不快。

(二) 醋海風波 胖奶奶大鬧番菜館

砰！砰！拍！又罵又打，在一家菜館裏大鬧之下，是什麼人大鬧番菜館呀？為什麼事大鬧番菜館呀？據侍者說：「一個淌白，請一個錢莊上大先生吃大菜，忽然老婆

來找到了，就此打碎醋罐頭，在隔壁房裏打起來了。

趙太太剛剛同小春在此，聽了侍者的話，趁此帶兒子過去調停，走到隔壁。只見一個男人，粗魯不堪的，扭住一個大塊頭的女人，手裏一把洋刀還沒有放。女人的脚跟前，還有兩塊麵包；一塊已經吃過好幾口了，上面還有牛油同玫瑰漿哩！不過看了她底下的脚，再看她身體同面盤，實在大不相稱。脚小得不到四寸半，面盤胖得左顛上的肉，居然會抖抖動的。右顛因為她自己把手按住了，沒有看清楚，好像有血在那裏流出來，身體也大得很，倒是穿來太緊俏了。男的傍邊站一個又嬌嫩，又穿得漂亮，又帶得珠寶鑽石很觸目的美人，胖婦身後，站立一個少年，似乎學徒的樣子。

學徒在傍勸道：「店王太娘，我嘔傲勿要來，勿要來，傲勿聽我話，現在再勿走，大先生要大發脾氣哉。」嘴裏好像帮男的手，裏却是去拿掉男人手上的刀，又把男人扭牢的手拆開。年紀雖小，倒有點權術。

胖奶奶要去拉那個美人出本，趙太太趕上去擋住，說：「妹妹！天大的事，不是氣

力大，打得退的。你看國裏打到如今，可曾打出一點兒名目來呀？」胖奶奶被她這句話蒙住了，當她一定是個大好老，就不敢動手。不過一摸摸着面上的血，就號洶大哭起來，哭得傷心之極。

趙太太趁在這個當兒，就叫小春勸走男的。自己對小美女說：「請你走罷！巡捕一到，恐怕大家面子有關。府上那裏，我很願意仰攀仰攀。」

那個美女是誰？看客想必明白，不用說就是那，不得已而出來湊的。另有一種目的而出來湊的，原名任幼貞，改名美嫻的便是。她受趙太太和解之惠，十分感激。臨走就對西崽做一個手勢，意思叫他領路就是了。而且對趙太太，鞠了一躬，說聲「多謝」方走。

胖奶奶哭出了神，連走了兩個人都不知道。等到被徒弟勸住，趙太太叫西崽換上熱茶喝了，抬起頭來，要同丈夫講理，那知道已經不在了。她要追時，被趙太太擋住。胖奶奶發急說：「你同他們串通了作弄我嗎？好好！我就拉住你，問你要人就是了。」

趙太太笑道：「我決不走，我必要等到你那丈夫回心轉意，向你陪禮之後，方才肯不管你的事，我決心要同受丈夫不平氣的人出力的。」

胖奶奶聽了，又千恩萬謝起來，只差跪下來叩頭了。

趙太太又問她道：「到底爲什麼事情，吵起來的呢？你該詳詳細細的說。」

胖奶奶說：「都是殺千刀的這個賤貨不好呀！我們先生向來待我很好的呀！向來說我胖雖胖，胖得很有樣子的，胖雖胖，却像大阿福一樣有福氣的，又說我福命好，所以他的財星纔高照；去年分到紅利，他還替我做新衣裳，打金首飾，那知道自從有了這一個寶貝的小湊白，替我就一天一天的不對了，現在居然把我的臉都擡破了，這還了得！臉一破相，他更加要不歡喜我了，傷心呀！傷心呀！我的臉上，剛剛吃得上粉，剛剛吃得上胭脂，他忽然把我刺一刀，要是有了疤，一生一世不好看了呀，女人媽媽！最要緊的就是一張臉。」

趙太太聽聽，聽不過了，怕她再說下去，連忙擋住她說：「不要講了，你好意思說，我却不好意思聽，男人也是人，女人也是人，爲什麼本同丈夫平等的人，却要擦胭

脂花粉在臉上，去給男人賞玩哩？皆因爲自己情愿給人家當玩具的太多，所以我們女人家才難得出頭呀！」

胖奶奶不服道：「有時候裝扮裝扮，他是會眉花眼笑，同我格外親暱一點的呀！要他歡喜，除此實在想不出別種好法子呀！」

趙太太很傷感的說：「只怪女人被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一句話，害了好久，教育不平等，職業不平等，交際不平等，經濟不平等，害得你吃了痛苦，還不知道爲什麼吃的痛苦？傷心傷心！才真是真真的傷心哩！」

胖奶奶說：「你說的話，我懂都不懂，請你不要說了。我把他不應該的事情告訴你；他今年正月裏，到城隍廟裏去燒星宿香，碰着一個相面先生，說他正交桃花運，他就從此變心了。」

趙太太插嘴問道：「桃花運嗎？」問了心上一棧，眼淚幾乎留不住，恐怕旁人看穿了，馬上拿手巾，揩揩臉，遮蓋遮蓋，免得顯出女人的弱點。

胖奶奶一看，直心直肚腸，不會轉灣的，衝口就問你也吃過桃花苦嗎？

趙太太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女人吃桃花苦，那裏數得清呢？請你再說罷！」

胖奶奶就又說道：「他好幾個月在外頭嫖，總說在莊上做生意，回家來待我格外好，格外客氣，不過客氣當中，有時候還不免要露出勉強的樣子來，不瞞你說，別的事情，女人都肯吃虧的，獨有男人被別人佔去，那是做女人的，必定鑽天打洞，要打聽出來的，喏！就是他總算有良心，居然肯替我打聽，曉得他先生專門走邪路，什麼鹹肉庄呀？什麼開棧房呀？都是他來告訴我的，他是我們先生的徒弟，大家叫他小紹興的，良心很好，他來告訴一回，我就吵一回，先吵還有點見我怕，後來越吵越不對了，現在更加把面子拉破了，到家來居然老着面皮，說是另外有女人了，昨天回來竟然逼着我，要拿金剛鑽圈，賊頭狗腦裝小花臉，一硬一軟，拚命要我拿出來給他，說說又做出自己能幹的樣子來道：幸虧我還有些本事，人家說我慧，我到底慧進不慧出的，逞此機會，我就騙他了。」

趙太太想：可憐！可憐！自己受愚了好久，還說自己聰明哩？因為那個徒弟只管站着，就對他說：「你也坐下來罷！可以吃兩樣菜。」

胖奶奶也叫徒弟坐了，繼續說道：「我騙他說，只要你老老實實告訴我，拿去給什麼人的？我就給你。他真的上我的當，說出來了。他說我要發妻財了，從前在西太后宮裏，當過差的一位貴千金，他老子做過大官，被革命黨打死的。現在家當都在她們姊妹倆手裏，很多的人，去求婚都不答應。因為看我老實，才肯嫁給我。行盤聘禮都用鑽的；鑽鐲！鑽戒！鑽挖耳鑽！別針！都已經借的借，買的買，弄舒齊了，只有鑽圈不會辦到，所以要來拿。娶回來之後，加倍還你就是了。我聽了，火望頭頂上直冒，問他爲什麼小老婆首飾要用這們多？爲什麼不買給我，反要我的給她？」

趙太太又責備她說：「你怎麼同他爭起首飾來了，你該反對他定婚呀！」

胖奶奶道：「阿呀！我心裏是廿八分的反對呀！不過發財是也望他發財的呵！他有這樣好機會，我做了男人，也不肯錯過的呀！就是你做了男人，也是一樣的呀！我明曉得反對不掉的，樂得爭一點首飾；她有一樣，我也要一樣，難難他也是好的。」

趙太太哼！哼！兩聲道：「他有這樣公平的心理，也不至於棄舊憐新了。況且首飾一切，簡直是女人掛的，買看玩具的招牌，你到底失算了。」

胖奶奶道：「好了好了！失算失算！別說風涼話了。他連我要的都不成功，還好反對他心肝寶貝的那個人嗎？他看我一定不拿出來；登時立刻，把我櫥門開開，搶出頭面箱，要扭掉鎖，我上前去拿，被他一脚踏在小腳尖上；那個痛呵！嘖嘖嘖嘖！直痛到心窩裏，頓時站立不住，坐倒在地上，眼睜睜看他用牛一般的氣力，敲開箱子，拿着圈就走。這時候，我只好兩手把地板拍得鑿鑿響，嘴裏哭天哭地，連帶叫救命，那曉得他已經老遠的去了。隣舍人家跑來，反而勸我耐氣些，將來總好叫男人買還你的。我越想越氣，叫爹爹不應，叫娘娘不應，爹娘要是在世多好哩！」

趙太太嘆道：「罷了罷了！做爺娘的替女兒主婚是名分，做爹娘的管女兒家庭痛苦是無分的。十家倒有九家如此哩！」

胖奶奶又道：「好得這個小妖怪，小淪白，小賤貨，小死人，常常有條子來請他吃的地方是此地回數最多，我就猜到今天一定在此地的，叫徒弟陪着同來，想不到鑽圈沒有拿還，反而被他抓住，他的喉嚨比我還要響，反而說我不留男人家面子，怪我吃醋壞他的大事，拿着這把刀就戳，算是打給他的心上人看，你想我該不該

同小淌白拚命的都是你不好，不許我拉她。唉！說你不好罷，你又很可憐我，倒底你是好人呢壞人啣？」

趙太太又氣又好笑，對她說：「要不是我擋住，你的苦，還要加三四倍哩。就算不到巡捕房裏去，然而兩吃一，你也受不住，等到性命交關的時候，懊悔來不及了。總而言之，我到底認定這種事，不是武力好解決的。如今你請回去，我包你三天之後，你就好出氣了，你到家裏去安安逸逸的去聽信罷。不過你的住處姓氏要給我知道的。」

胖奶奶也好像想起一件事似的，咦！不錯呀！我們談了好久的話，大家還不曾客氣過啣。「你姓什麼呀？我姓方在竹行弄，我們那個不爭氣的桃花先生，叫做方仲霞，到弄口一問就曉得了。」

趙太太也把家裏事略略的講一點給她聽聽，而且約定她的徒弟，明天到趙公館來一躺。她同徒弟走過之後，趙太太問：「隔壁房裏還有人嗎？」侍者來說：「少爺同那個打老婆的先生，到莊上去了。」趙太太當時算清賬，另外給兩塊大洋作

小眼笑嘻嘻的請西崽領她到剛才那個小湊白家裏去，西崽答應；當時託了一個同事代理他的職務，馬上同趙太太出館門，討車到白克路。趙太太說：「有汽車在這裏，不必套車，我們就上汽車去罷。」這一去，成功呢？失敗呢？請看下文。

(三) 二人同走一條路 無非是財迷色迷

趙伯年又在亭子間裏等相好，他的那位寶貝假名叫美嫻的，進來在沙法上一坐，臉上很不好看。老太跟了進來，怕她露馬脚，伯年心上大奇怪，嚇得連忙問道：「身體覺得怎麼樣？要請醫生嗎？」肚裏忽存一種私意，以為如果生病，又好又不好，好是我本想要在他身上討討好，可惜沒有機會，現在得病，大可以在此出點力，叫她見見我的情，就一生一世，得她的心向我了，怎麼又不好呢？因為怕她在沒有嫁給自己之前，要是有三長兩短，那就要人財兩空了，但是美嫻不回答一個字。

任老太搶上來說：「到底在什麼地方失落的呢？你想得起來，還可以去尋一尋，就是想不起來，也不妨老實對你乾娘說，東西不見了。」

伯年聽了剛明白，連忙笑道：「我當作什麼事情？原來是失掉東西，這有什麼要

緊呢？我來替你再去買一件就得了。究竟是件什麼東西呀？」

任老太想：這下子竹槓又敲准了，有意說得大一點，就說她乾娘替她選定初九好日子，可以出閣，特地鑲一副鑽圈給她。她今天吃王公館的喜酒，帶了去一對都會失掉的，恐怕在乾娘分上，不好交代，所以着急。

伯年道：「那容易，那容易，我即刻去拿兩三副來，由你揀一付，只要同失去的差不離多少就是了。」

任老太很歡喜的對女兒道：「這遭可放心了罷？喏！笑了笑了。」

幼貞被她娘如此說法，又看見伯年對她看着，兩眼烏珠，轉也不轉，看住了她；意思專等自己，立刻有感恩不淺的表示，來報答他似的，就不得不勉強對他，微微的一笑。

伯年這個老頭兒，一見幼貞（就是美嫻）對他笑了，老骨頭裏都鬆動起來，真所謂（肉麻當有趣）過來拉住幼貞的手，叫她不要舍不得，我馬上就去。一只手抓緊了她手，一只手有在她手背上，摸呀摸的摸摸。咳！這種神氣，要說他是老子愛

兒女的愛嗎？又不是的。要說他是兩心相印的愛罷？又不是的。這種愛法，只好算做是玩弄遊戲品的愛法，那裏有半點真情意在內呢？

幼貞受了這樣的愛，好似蟲蛀了她的手背一般。心上好像有尖嘴的東西，在那裏一口一口咬。這個難受，真有說不出，畫不盡的痛苦。要拒絕他罷，除掉臉上顯出不願意他溫存之外，又不便把他的兩手一齊推開，況且娘同姊姊，一天到晚，在自已跟前，做賣笑的監督，一拒絕就是拒絕她們的財源，她們那裏肯罷休哩？咳！宗旨不堅定，一允許了她們，就犧牲了自己，報仇的私願，果然已了一大半，可是終歸損人不利己，想想自私自利，究竟沒有好結果的。

伯年那裏知道她的心事，只道是她終為失物關心，對乾娘不起孝心忒重的緣故，所以也不敢多擾她。放了手，說：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」走到門口，又回頭，看看幼貞，說：「你何必為區區小事，擔憂吃驚呀？別說這是有價的東西，那怕是無價之寶末，我也要替你設法的，急壞了身體，那還了得嗎？不要發呆，你這樣子想不開，叫我怎樣放心走哩？」說着有意的搔頭挖耳，做出一種十二分關心的樣子來。那知道這

種鬼討好，還是失敗的。

幼貞要他早走一步，好一步，勉強而行之，過來送他說：「不妨事，你只管去，只要有相同的東西，就可以對得乾媽起了。錢到是小事，你拿來，該出多少價錢，由我給就是了。」

伯年連連搖手，大喊：「什麼話？什麼話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初九已經要結婚了，還要說錢的分別嗎？你放心，我不是小氣鬼。」說完，老骨頭又輕鬆起來，跨出門口，下樓去了。

老太責備女兒，說「險呀！不是我，那就要露馬腳了。」似貞趕過來說：「何鳳棲在廂房裏等久了，快去快去！」老太就說：「照樣去做一做，包你又是一筆財氣。」幼貞一股盛氣，充滿了全身，幾乎要罵起娘來，很不快活的到廂房裏去了。老太怕女兒失事，趕緊趕上去，不提防娘姨上來，做個顏色，老太站住望下一看，方仲霞來了。見着老太，就叫姆媽說：「剛才很對不起令媛。」老太這好陪他在亭子房間裏，騙他說美嫻嚇慌了，頭上有了寒熱，她乾媽留住她，現在正睡着在那裏哩。

阿方說：「都是我那爛大塊頭不好，如今我決計同她一刀兩段了，要叫她娘家
人來，把她領回餘姚去，永遠不要她了，你們放心！你們放心！」

任老太心想：上海灘上，豬頭三，阿木林，何以死不完的呀？你們想吃天鵝肉，我就
樂得把你們當做胡桃裏的肉，一錘一錘的敲了。順口就說：「非但嚇出病來，而且
一個鑽戒；慌慌張張，不曉得跌掉在什麼地方去了。」回來又不敢同乾媽說，她着
實擔心思哩。

方仲霞道：「呵！不錯不錯，一定是拉拉扯扯，手忙腳亂的時候丟了的，都是我
好，應當我來賠，我此刻就去辦，她既然睡熟了，不必再去驚動她。」說罷就走，走到
門口，又回頭說：「結婚的日子，可以定歸嗎？」

任老太說：「她乾媽看定初九日子最好；九月九，大登高，重陽做了親，望你們，年
年高，節節高，一年四季賺元寶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仲霞大得意，頓時好像手脚輕健起來，一邊說：「依你金口，」一邊說：「我去辦
戒子，」冲軍似的去了。

似貞對娘說：「算算一樣是你的女兒，我要遷就煞人，人家偏不同我親近，我算得淌得利害；但是淌管淌，擦總歸沒有人來擦的，妹妹時時刻刻，冷冷淡淡，陰陽怪氣，不肯完完全全，給他們一回笑臉看過，他們這班瘟生，偏偏迷住了她，越是心不死要她，這個氣煞人不氣煞人呀？賤骨頭的男人，何以這樣多呀？算算我的臉又並不難看末。」

任老太說：「氣煞人的事情，正多着哩，就拿我打比；小林來一淌，非得拿一點去不興的，倘若空了一回手去，那就一去不來了，非得要四面去找他，加倍的給了他，方才完事，不然你休想他來，幼貞千數百數，常常可以得手，我就一定要倒貼才來，這叫做人老珠黃不值錢的緣故，不過你並不老呀！爲什麼也這樣的難上手哩？」

似貞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到底還是王貴，我可以拿得住他的。」

任老太側耳一聽，說：「不要響什麼聲音呀？」似貞也聽聽，只聽見小何喉嚨一聲高一聲，老太說：「不好，趕快去看看，別出亂子呀？」

似貞說：「小何是這樣的，常常吵吵鬧鬧，是一個蠟燭脾氣，不妨事的。」說雖說

不妨事，脚也跟着老太太走到廂房來，一踏進廂房，只看見她妹妹，像沒事人一般，拿着書在椅子上，靠着看。

小何見有人來，愈加做人來瘋的樣子；把桌子一推，鐵板着面孔，拿了件馬褂，朝外就跑，說「從此以後，再來是畜生了。」神氣固然做得堅決得很，但是衣架上他的草帽，却並不拿下來。

似貞冷眼看得分明，曉得這種像煞有介事的樣子，是嚇嚇人的，也就假對假，大家玩起假來，說：「姊夫呵！姊夫呵！這不給人笑嗎？好容易日子定好，初九已經要結婚了，爲什麼又發起小孩子脾氣來呢？來來來來！有話好說的，諸事讓我們來擔待。」一把把小何拖到床邊坐下，拿一罐三八牌香煙，送在他面前，說「吃煙吃煙，不要生氣。」

老太太說：「到底爲什麼淘氣呢？」幼貞只管冷笑，一聲也不言語。老太太說：「不要夫妻倆！客客氣氣，有事情大家要原諒原諒的。」

小何道：「姆媽！姊姊！你們評評理看，是誰的不是？我等了好久好久，她到來了；我

就迎上去，問長問短，她一聲也不言語，就在椅子上坐，隨你怎樣問法，她老是不開口，我自己想想；我那有半點得罪的地方吶？就是有，也該說說明，悶在肚裏，誰知道哩？我有不是她肚子裏的蛔蟲？」

幼貞聽到蟲，心裏又是一刺，接着又是——哼！的冷笑一下。

小何看了，急得他要命，跳起來說：「你看你看她又是鼻子裏轉氣，啫，好人哈！祖宗哈！你開開口，也不罪過呀？你要我的命嗎？」

老太怕他沒有下場，只好又是老調，再唱一回，說：「姑爺！今兒怪也難怪，她剛剛會失去一隻金鋼鑽別針，怕對不起她乾娘；因為東西是乾娘送的，問起來，不好回答，光景為此心上不舒服，也是她一點孝乾娘要面子的心思，姑爺應當原諒她的。比方失落了你給她的愛物，她心裏一定也要對你不起的，不然就不算有恩情了囉，你想對不對？」

哈哈！一個年輕草包，翻不過老滄白的手心，居然自己認錯，說：「這倒是要担心事的，我倒錯怪了她了。」走到幼貞面前，還做不好意思的樣子，說道：「是我錯，是

我錯，請你不要生氣了！」

幼貞真要笑出來，意思是想；怎麼有這樣糊塗的人的哩？看他那種自己遮蓋自己落篷的神氣，忍不住笑了一笑。不過怕他曉得是笑他，就假意回答他說：「好了，不怪你，你也不要怪我，我有我的心事，你有你的心事，大家不要多管，我一向有一種脾氣，心裏不樂意，越有人問，越有人提起，我越是心癢難搔的痛苦，只有一個人看書可以看得好。」

小何說：「這倒不錯，有時候我也是這樣的。既然如此，我讓你一個人看書，失去的東西，我到時和裏去關照，叫他們明天送來看看，我去了。」說着，拿了草帽走了。回報老太同似貞——姆媽——姊姊——叫得很親熱。

老太看阿方去後，埋怨幼貞說：「你怎麼專門同大洋錢作對呢？」

幼貞恨恨的回答說：「我這個人，又不是沒有自由意志的，爲什麼處處要受大洋節制，要死守大洋錢的範圍哩？咳！這種鬼生活，我真不該做的，還是快快離開了此地罷。」

老太說：「不必你費心，我已經弄定妥了。只要你把三個人，今天答應你的東西，明天拿到了，我們初八晚上，趕緊就動身，到了北京，另想別法。手裏有了錢，還怕沒有人來拍我們嗎？」

幼貞一轉念，很贊同逃走的意思，就說：「好好，我就再給你老人家用幾天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把書一丟，跑到床前，倒下去就睡。

老太對似貞看看，又不好發作，反而叫似貞你過去替她蓋蓋好被窩罷！天氣涼了，傷了風不得了的。

似貞心裏又妬又恨她；面子上只好過來蓋被窩，還說到底娘好，不防幼貞一口氣嘆出來，把似貞的話打斷。她同娘做個眼色，出去鬼商量了。

(四) 半夜獨摸黑衙堂 只爲想以毒攻毒

列位！您納一定想，趙太太要直入桃花窩，打一陣桃花仗，大破桃花陣，活捉桃花妹了。那知道汽車到了任家弄口，趙太太因爲天色已夜深，認得了地方，馬上回車。回去之後，把一切事情，告訴了翠仙，又問小春回來過沒有？剛在問，小春回來了，太

太便問他情形。

小春對娘說：「那個粗笨不堪，像牛一樣的東西，居然也走桃花路，怪不得豬八戒要大鬧高老莊了。我倒是最不明白的，爲什麼一個聰明伶俐相的小姑娘，並不見半點輕狂的小姑娘，天然美麗的小姑娘，竟自同他在一起，這是個什麼道理？她末自輕自賤，同儈父俗子，結成了野鴛鴦，但是害得惠泉山上大阿福一般的奶奶，要被男人趕回娘家去了。這是方仲霞親口對我說的。我勸他說：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」他說：「不趕不姓方。」

趙太太忙問：「方仲霞現在是不是在店裏？」

小春說：「不，我告辭走，他送出店門口，我叫他別把好光陰，糜費在虛恭敬上頭，不必送。」他說：「我要到白克路去哩。」看他也叫了車去的。

趙太太聽見白克路，心上一動，換了衣裳，出門不坐汽車，反叫黃包車到白克路，躲在任家左近，好得天黑已久，沒人留意，忽然門響，走出一人，好像認得的，就此釘梢，釘出弄口一看，呵呵！不是別人，就是同他做過二十四年夫妻，同他生過兒女的

趙伯年呀，看是看見了，心裏不由得不跳，又不由得不酸，更又不由得不躲避他的眼光，剛要轉身，只聽得他跳上車子，關照說：「大馬路」車夫飛也似的開去了。

方仲霞車子到了，車夫嫌錢少，要他再加，方朝弄內跑，幾乎衝撞着趙太太，幸虧黃包車夫拉住了他，他回身伸手把車夫，撻的一下巴掌，說：「八個銅板還不夠嗎？」黃包車夫說：「打倒不礙事，錢要你家加的，在大馬路等多時候哩？你家自己有數咯。」拉住了死不放，方又是一腳，車夫還是不放，走過的人，上來勸，方說：「在後馬路同和里來的，不過在楊慶和去灣灣，不到一刻鐘，給他八個銅板還嫌少，豬糞！盜生！拖你行裏去。」車夫說：「大馬路等半點鐘都不止啊！怎的說一刻鐘？」

趙太太很代車夫不平，很恨方仲霞仗勢欺人，以為是個大老板，就把窮苦人，要打就打，要踢就踢，想想胖奶奶的話，記起他打老婆也是如此的，想想自己給趙伯年，也是如此的，想想女兒被女婿，也是如此的，倒覺得女人受男人不平的待遇，同勞動界受有家當人不平的待遇，是相仿的，我不得不冒險來此，預備決一死戰，推翻惡勢力，但不知拉車人對坐車的，有沒有決戰的心呢？剛想出去干涉，忽聽得一

個過路人說：「喏喏喏！我來給你五個銅板罷。去罷去罷！車夫倒不好意思拉了。一放手，方馬上跑進弄，到任家敲了三下，揪一揪電鈴，就有人來開了。他也進去了。可是弄口的罵聲加多了，什麼阿尿臭的長褸黨，真是豬獠，好醜不得知，面皮老極了，可不是車夫的聲音。」

出錢的人說：「不妨事，諸位不必爲我五只板生氣，我倒願意他不謝的，做好事本來陰功積德最好，不必要他曉得我，我的好事將來才有用。」

旁人把出錢的圍起來了；也有請教尊姓大名的，也有稱贊他俠義雙全的，弄得出錢的反而脫不了身了，慢慢的人越來越多了，轉轉相問，轉轉相告，也有說得對的，也有強不知以爲知，瞎話廿三千的（上海俗語），先還有幾句隔靴搔癢的公德話聽聽，後來越弄越雜了，也有怪出錢人不該多事的，也有人說：「車子人敲竹槓也可惡的，確該打的。」也有人說：「五個銅板車夫不該拿的。」也有人說：「只怪不該給不能怪不該拿的。」也有人說：「等他出來，大家拉牢他，同他絞個明白的。」

趙太太聽得氣起來了。可算得沒有一個人，能够說幾句開導人的話的。心想：「社會上人，智識這樣低嗎？輿論輿論，這樣靠不住嗎？大多數男人，尚且如此，怪不得胖奶奶她們不懂事了。不過社會懲戒強凶霸道的人，能够實現，也是好的。」只聽見越變越激烈了。

內中有一個人說：「是叫他出來打呀。」於是打呀，打呀，你也說，我也叫，鬧得十分利害，忽然轟然一起鬨，像潮退似的，頃刻之間，散光了。

趙太太奇怪起來，怕是那裏火哩？還是溜韁馬來呀？何以逃得這樣快呢？正在疑惑，耳朵跟前，忽然壳托壳托的聲音，越來越響了，再一看，走過一個紅頭阿三而已。趙太太恍然大悟，自己也不由自主，膽小起來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只管望弄裏直跑，跑跑壳托壳托的聲音沒有了，才心定，再慢慢走回幾步，遠遠的把視線對準人家，眼睛雖然注重目的地，心裏却就起了責問了。你剛在取笑人家無知識，你自己這一怕，怕在什麼地方？這種懼外的根性，從何而來的？倘使一代一代傳下去，影響到國度，多少利害自己却是非常之慚愧，好得在黑地裏，還不要緊。在這當裏，忽然任

家門又開了，方仲霞又出來了。她想看看門內的人，休想看得見，要想跟方出去，又想進門去，無奈門是一開就關的。後來決計不跟方，還是注意目的地，聽聽還有怒聲在內，可是一字辨不出。弄外又有時和兩個字傳進來，她想伯年到大馬路，仲霞未來先灣楊慶和，此去又說到時和，其中必有緣故。

「呀！又有別家的門開了，走好之嘎，明朝來。這是一個女人送一個男人出來，說的討好話，那個男人很得意的回答道：「曉得，你進去罷！明朝會，明朝會。」

趙太太怕人看見了疑心，趕忙避開去，在弄裏走來走去。

任家門又開了，走出一個人，年紀很輕，到弄口，同馬夫說：「大馬路，大馬路。」這個聲音，明明是何鳳棲。

趙太太想想奇了，奇了，老桃花，大桃花（阿方），小桃花，怎麼走的一條路哩？來想去，想不出緣故。

一點鐘後，弄內男男女女，進進出出的多起來了，不過進的比出的多，大約是看戲回來的講究，等等又聽得牌聲呀，笑聲呀，談話聲呀，罵娘姨，打丫頭聲呀，喊人聲，

拉胡琴聲呀，在一家家門裏——窗裏——傳將出來；娘姨丫頭馬夫車夫陸續來回買點心，再加點心，店人送點心，忙得個不亦樂乎。冰清冷靜的弄堂，頓時變得熱鬧起來。

趙太太在這聲聲不絕的當中，窘起來了。一想此地此刻此等情景，不能容傷心人再留了，就下了決心，讓那般作威作福的男女們去立足罷。自己就離却了這條弄，走出弄口，雖有車子不敢出聲叫，後來覺得身上一凜，汗毛豎了，只得不講價錢，踏上黃包車去了。

車夫要討好，一路拉，一路問：「老太太，阿是看戲過哉？」他借此可以走得慢一點，倒也不一定要人答復的，因為向來不睬他的人多的緣故。

趙太太，祇回了一個——不——字，心裏只管在那裏想東想西，想想剛才忽而冷清，忽而熱鬧，冷清當中，包含多少的鬼生活呢？熱鬧的當中，又包含多少的鬼生活哩？唉！青年兒女，在這種繁華風流的上海做人，處處都是陷人坑，一個失足，就會落在其中的，但不知伯年同鳳棲，還能救得出嗎？

車夫聽得主顧居然睬他，快活極了。嘴裏就連一接二的說一個不斷頭。坐車子的聽見不聽見呢？他是不管的。租價漲呀，米貴呀，話來得個多。

趙太太覺得又打一個寒噤，曉得夜深的緣故，衣裳太薄的緣故，把車子上的篷，要扳起來，可惜不曾勞動慣的人，力量自然不夠的，到底叫車夫動了手才撐了起來。不過人在篷裏，還是有一陣陣的風，吹向頸項上來，使得全身一凜一凜，看看車夫，也有不得已而勉強上前，勉強拉快的樣子。心想催他快，又覺得自己坐在車上，怕夜風，難道叫他在地下拉的人，跑得滿身極汗，再給尖刺一般的酸風吹出病來嗎？就由他慢慢走了。

小春，翠仙，丫頭，娘姨，家人，都等候着太太；一個不肯先睡，可見太太平時的爲人，了一點三十八分鐘的時候，小春先聽見門響，問：「是嗎？」用人說：「不是——風哩？」大家又怕老人家受冷，於是翠仙去拿條毯子，同蘭寶到門口去等。小春也跟了出來，把門一開，就聽見說：「到了到了。」明明是太太聲音，並且請你們怎麼知道是我呀？大家趕上去，姆媽姆媽！太太太太哈哈哈哈哈，巧極巧極，遞毯子——扶手——

擁進門來。

在廳上擁了一家人，聽太太宣布偵探情形，聽得出神，把車子忘記了，只聽見打門聲，夾着車夫問：「到底車子還要嗎？」的聲音，太太剛剛停住了講，說道：「阿呀呀！怎麼把這可憐人，忘了呢？天怪涼的，多給他一點，拿三角錢給他罷。」沈福照吩咐的話，拿了錢給車夫，車夫倒非但不謝，而且大聲嫌少，說：「等候好久，爲什麼不早些回掉。」沈福氣極了，同他鬧起，巡捕上前，把車夫一個嘴巴，打得他魂靈出竅，拉着車就跑。

沈福氣哄哄的進來，告訴說：「好人做不得的，越給多，越不知足。巡捕一巴掌，反而乖乖的走了。」

趙小春說：「或者他們爲交班過時怕罰錢，不得不見善敲詐的講究。唉！金錢的魔力，大可以搬歪他們的良心，所以錢又好又不好。」

趙太太道：「小春——你的話，不能算全對的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拜金主義太普遍，互助精神太缺少，人人自私自利，良心那得不壞呀？所以只能說：活人難免這種惡根。」

性的不好，不能說是死的錢不好。」只個漫漫再說，我們到房裏去商量商量，救救那位胖奶奶却是要緊的事。

(五) 要討新娘子 趕出舊娘子

胖奶奶的大臉盤上，刀傷的地方，貼了一條橡皮膏，手裏拿了一面鏡子，橫照豎照，在那裏對鏡傷心，他那心腹學徒，又爲私事去了，只存自己的女兒，在旁邊勸解，忽然她的叔叔來了，叫她收拾收拾，要送她回鄉，她氣得跳起來，哭她死去的——姆媽——她的女兒對老長輩，磕頭求他去勸老子不要太過分。

叔太爺道：「我不幫尼姑，不幫和尚，公公平平，勸你依從依從丈夫爲是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，你嫁了仲霞，已經十多年了，並不生養一個兒子，如今要阻擋他不討小老婆，這條理很是說不過去，仲霞在我跟前，已經賭過咒了，你若不回娘家，他就到死也不同你在一處了，你想一個女人，做到給男人一世不願再見，豈不是二十分丟臉的事嗎？你今天動身，包在我身上，過掉一二年，叫他回心轉意，仍舊來迎接你到上海來呀，要曉得姪女婿在男人當中，不好算是待錯老婆的人呀，換了第

二三個人，娶了你三年不養兒子，他就可以娶妾的，他居然肯等到現在，真是一個好丈夫了，你不該昨天對他吵，丟他臉，破壞他的妻財的。

胖奶奶被他自己的叔叔，說了一番大道理，心倒活動起來了。不過還有一點疑心，恐怕她叔叔，爲在莊上做信房的關係，貪圖生意，才把姪女悔氣。正在想答應呢，不答應的時候，忽然說：「趙太太來了，奇怪奇怪。」胖奶奶一見趙太太，竟然把她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，立起來拉住了趙太太的手，說道：「姐姐——我此地不能住，今天就要回家鄉去了，你倘若明天來，恐怕一生一世，不能再見我這個人了。」眼角盈盈很可憐的。

趙太太心想，怎麼還是他們比我早嗎？一個轉念，只好將計就計，隨口說道：「嘎！妹妹要回去嗎？很好很好，夫妻淘裏，越鬧越糟，越客氣越像不好意思，無情無義，我勸你回去好！」

那位叔叔老長輩，起初怕壞事，心裏罵這倒運的老狐狸，要是挑撥她不走，那我的功勞可就難保了。後來聽她也在勸動身，心上非常的歡喜起來，對姪女說：「小

姐——你聽聽看！到底上了兩歲年紀的人，說話是不會錯的。這位老太太說的話，却是（金玉良言），不可不聽的。」

趙太太有意吊吊這老兒的胃口，說：「是——是呀！年老的如果不把年小的，從迷途上引到正路上去，那就害人不淺了。我又不想方老板半點好處，那裏肯把她的終身斷送，那裏肯把她的人家拆散哩？」嘿——這兩句話一說，把個老頭子，弄得好像這個老妖怪，突然給一面照妖鏡，劈面照住，逃不掉一絲一毫的影踪。面上不由不紅了起來；但是自以為她不過談言微中罷了。這又何必在意哩？所以恢復原狀起來。

胖奶奶是個直心人，她那裏曉得趙太太的意思，信以為真，就說：「幾點鐘下船哩？可不可以過幾天走哩？立時立刻，怕來不及罷？」

趙太太搶先說：「阿唷唷！你又何必多受幾天氣哩？早走一天，耳朵裏早清淨一天，還是今天走罷！」

老頭兒聽得大功告成，就說：「我去定房艙，你快收拾呀，喏喏喏，請這位老太太

幫幫忙呀，我去了再來就是了。」

胖奶奶等她叔叔走後，就對趙太太說：「姐姐！請你可憐我沒有什麼親人，就也都是拍當家馬屁的多，總怪我不該得罪男人，如今要我動身，我心裏明白，只好走囉，不過走後，就同瞎子一樣了，就同聾子一樣了，誰還肯把他們新夫妻的事情，寫得來告訴我呢？姐姐姐姐！你好比做好事，收留我這個小姑娘，做了你的乾女兒，我們結爲過繼親，將來要你多照應。」說罷，也不等趙太太答應，頓時回頭叫女兒道：「大寶！過來拜拜乾娘。」一把拉了女兒，就對趙太太拜了好幾拜，又傷心，又慌忙，可憐得很。

趙太太一來不及插嘴，二來不及搖手，就在頃刻之間，做了一位乾娘，等拜過了，就對胖奶奶說：「怪了，你當真要動身嗎？唉！我勸你的話，是對那個說客而發的呀，借此可以調虎離山，把你金蟬脫壳的呀，你怎麼一點看不出風雲氣色哩？」

胖奶奶弄得莫名其妙，像木頭一樣，既不動，又不響。後來兩個眼睛，對女兒看看，看見女兒倒有些笑容了，她反問女兒是什麼事？

趙太太嘆道：「真是老實人，不必多耽擱了，快快收拾值錢的東西，趕緊走罷！」說到走，看見胖奶奶更加有疑心的神氣了。趙太太方才明白，自己不會說出走，那裏去，難怪她要疑心。當時就對她說道：「你到我的家裏去，保你不錯事，快快快！快遲了怕不成功哩！」

胖奶奶這一喜非同小可，決計到趙家，不過其中是什麼緣故？她還是糊裏糊塗，半點都不明白，馬上進去收拾東西；這樣也好，那樣也好，她女兒反道少拿些好，她自己總覺得有些舍不得。

趙太太催道：「這種硬貨，將來一樣不少，都是你的，恐怕還要替你拭拭新再還你哩。」胖奶奶很相信，就此帶着女兒，同趙太太去了。騙娘說買東西去，然而一去不來了。

等一會，老頭兒回來了，左等不來，右等不來，問問娘姨，又問不出個所以然來。等到開船時候要過了，他才到他姪女兒的房裏去，一看東西碌碌亂，開開箱子看看，除了衣裳之外，金銀首飾，一樣都沒有了，才知道是逃走了。問娘姨——老板娘——

同小姐——跟誰去的？
娘姨又說：「不認得，這個人，從來不曾來過。」他沒法，只好去報告老板了。

趙太太把胖奶奶，同新收的乾女兒，帶到家裏，叫子女出來見過之後，看看手錶，說道：「親家請坐，我要去打聽一朵朶桃花，幾時結親，不能久留在家，等我回來再說，諸事不要客氣，你當自己家一樣才好！」說了匆匆的去了。」

翠仙起來勸阻說：「媽！您納昨夜受了涼，今早已經發寒熱了，怎麼剛回來，又要出去哩？偷使爲大馬路的事，好得昨夜哥哥已經聽您說過了，就派哥哥替您去調查查罷。小春也說：「我去我去。」

趙太太那裏肯聽，回身多帶一件衣裳，依舊快快的出去了。

(六) 怕接男客人 愛交女客人

大淌白拉客，專門在白天做功課；因爲有王貴在身邊的緣故，而且淫業盈餘，並不見多，抵不上小淌白十分之三，那個老淌白更加不對了。非貼不可，要算任幼貞最最冤枉，自己不願人格破產，偏偏遇到寶貝的娘，寶貝的姊姊，逼得她做小淌白。

冤冤牽牽，客人當中，偏有老桃花，——小桃花，大桃花，——在內。雖然騙客人說是名門千金，無奈幾次三番，還免不了晚上的危險。初九結婚，一約約了三個人。到這一天，不知能不能够在初八逃掉，心上二十四分擔憂。忽然門響，進來一個女客，上來要見美嫻，見了之後，才知道就是菜館裏遇見的人，很誠懇的招待她進廂房坐地。

趙太太四面留意看看，覺得門外有人張望，爲要曉得此中究竟有幾朵桃花，就說：「我們不必客氣，有人只管請進來，爲什麼要回避呢？」

幼貞說：「姊姊裏邊坐！這是昨天替我們排解的熱心人，又笑問趙太太說：「忘記了，請問老太太尊姓呀？」

趙太太是早有預備的，回答說：「我姓瑞，娘家姓文，是旂人，到上海來辦嫁粧的。初到諸事不很懂，很巴望你們幫幫忙，指教指教！」

幼貞想，阿呀！怎麼假旂人弄出真的出來了呢？似貞以爲生意經來了，叫泡茶，拿水煙袋，招呼得很周到，幼貞怕姊姊出花樣，說：「姊有客，只管請便。」瑞太太是不客氣的。」

似貞老着面皮道：「瑞太太！咱們走到一條路上來了，大家一樣是旂人，咱們也姓文，巧嘍巧嘍，既然同鄉又同姓，格外親近了，要辦東西，可以關照我，我來陪您納一同去。」

趙太太說兩句感謝的話，只見幼貞在旁邊縐眉頭，心下有些兒疑惑，又見似貞起來對她妹妹，耳朵旁邊，且笑且講，不知道講些什麼，講了，就告便出去了。

幼貞當時對趙太太說：「姊姊有些不自量力，自己並不懂貨色，偏偏瞎充內行，買東西常常吃虧的，叫她同去買，那是造屋請了箍桶匠了，您納別聽她吹法螺才好！」

趙太太對這一層，有些兒不懂了，又不便問你們爲什麼姊妹不一條心？只好一笑了之，又開口問道：「姑娘！昨天一件事，我聽了西崽的話，剛剛清楚，然而大爲姑娘不平，姑娘既然是名門千金，爲什麼要受這種氣哩？要是爲戀愛起見，又未免看錯人了。昨天那個姓方的，我看實在是好色之徒，姑娘爲他喪名譽，大不值得。」

這時候，幼貞好比在法場上，把自己執行死刑似的心中痛苦到極點，又不好和

幾託出說出非己本心的話來，真真進退兩難，難以爲報。停一回，翻過來想，却又愉快起來，覺得這種人道的聲音，或者可以有傳到娘耳裏的希望。現時決計不要說破，開口回答說：「瑞太太！一家不知一家難；住要錢，吃要錢，穿要錢，用要錢，我是錢的奴婢，你可憐我，我感激你，好得奴運將近完結，初八之後，光景可以脫離苦海了。」

趙太太說：「怎麼？初八之後，要同姓方的脫離嗎？這麼辦？初十我要動身，請你同我一同到京裏，吃喜酒，帶做陪客。一則大老人家的女眷，都愛漂亮，有你作伴，她們必定歡喜；二則小女不大伶俐，有你在旁，她膽子可以大些；不知道可做得嗎？至於謝禮，願出千金。」

幼貞聽了，想想奇怪，天下有這樣愛女兒的人嗎？陪客陪新酬謝千金，有這等事嗎？啊！是了，此人一定是前清命婦了。自己一算，日子不對，只好回絕，說：「是等不到初八。」趙「說初九罷。」幼貞說：「這天正是大關口，除了初八，沒有方法，您的一片好意，不得不辜負了。」

趙太太心上，好比吃了有火蟲一般，煞煞亮的，把楊慶和——時和——全昌——幾家首飾一調查，再把此刻的日期關口一對照，便明白大盤行過，聘禮一齊，她就立刻帶了動身。既然曉得，何必多坐，就此興辭，假道——「請不到你，非常可惜，明天再來同你商量罷。」

幼貞怕老某——小某——阿某——老幾——這班色鬼，來了要不便的，不敢再留，起身送瑞太太下樓，直送到門口。

趙太太出門，在弄內一聽，寂靜無聲，曉得一定是家家戶戶，睡在黑甜鄉裏的多。起身的少，覺得還是文美嫻早一點哩。出弄上汽車開回家，開得極快極快，想必是汽車夫肚子餓了，要開回去吃中飯的緣故。趙太太在汽車中想想，文家美嫻的地方，究竟是台基呢？還是什麼人家？究竟伯年同鳳棲，是不是也同方老板走一條路？吶，想得出神，不提防車子轉灣，身體大側一側，連忙關照車夫，慢些慢些！小心！小心！那知車夫還是開快。太太嘆口氣說：「你要是想到，坐車人把你們看成下等人，是不公平的，那末你一定可以相信我，叫你小心是不錯的。汽車撞殺人，五十大洋一

條命，這個公平不公平？坐車人給你五十塊，問你買條命，那總買不到的囉。那末你爲什麼，大開其快車，要人家的命呢？」車夫一聽，良心發現，就此開慢了。到家後，趙太太進門，就聽見胖奶奶的聲音，問道：「什麼叫窮苦桃花運呀？什麼叫窮苦桃花運呀？」

(七) 救命救命 胖奶奶哀憐窮苦桃花運

胖奶奶急急於要聽回答，偏偏小春還未曾開口說明，忽然又給蘭寶一聲喊，說「太太回來了，太太回來了。」大家上前迎接，小春也急急於接娘，把答復的話又打斷了，急得這位胖奶奶，真真是心癢癢地，爬抓不着，嘴裏雖然對太太，叫道：「親家——你回來了嗎？」眼睛可是這管望着小春，等候他重復對她開口，全副精神，都聚在兩個耳朵上，要聽一個明白。

趙太太一進門就聽見問的，再加此刻看到胖奶奶，這種大大等不及的神氣，怕她急得不得了，只好對小春說：「你要說什麼話呀？快說罷！」

小春當時就對胖奶奶說：「您納叫我去喊小紹興，那知道小紹興，也在吃桃花

官司給方老板送到新衙門去了。」

胖奶奶更加急傷了，說道：「阿呀呀！這麼個好人，怎麼會交桃花運哩？一定冤枉的，一定冤枉的，讓我到新衙門裏去，告訴老爺一聲，方仲霞自己，真交桃花運，小紹興是反對老板交桃花運的，要辦辦老板，不能辦徒弟的。唉！作孽作孽，那是我害了他了。一定是爲了幫我忙，招了他先生的忌，才會被他先生咬他一口的。我不去救他，我怎麼對得起他呢？說罷，一路朝外奔，一而口裏嘖咕着，因爲走得快，臉上身上的肉，動呀動的，動得很利害，滿面通紅，氣喘吁吁。」

趙小春窘起來了，上前擋又不敢，只見她自己的女兒，一把抓住了娘，幾乎要哭出來了，翠仙不忍，上去硬把胖奶奶扶了回來，坐在匠上。

趙太太的腦筋，向來很清楚，却不料這一遭，居然會受極大的激刺，一時之間，神經大動感觸，自己竭力鎮定一鎮定，遂後對大家說：「唉！血性男子四個字，我見得多了，血性男子的人，我却不曾見過多少，想不到血性女人，倒被我親眼得見了，雖然是親家不懂利害，要到新衙門去，做無益的證人，但是不怕自己吃苦，要救窮苦

小徒弟這種美德，大可以叫虐待夥計，虐待徒弟的老板師父們，一齊慚愧死哩。」

小春聽到，說「是你們還未曾知道，詳細的內容，何必隔靴搔癢說空話呀？」
小紹興吃官司，實在是有犯法的罪名，要救也難救的呀。

胖奶奶聽得犯法，格外的嚇了，請他馬上說一個明白，心上總不承認小紹興是壞人，不過嘴裏不像方才那樣堅決，不敢說他一定冤枉的了。

小春說：「小紹興偷莊上三十塊洋錢，被賬房先生看見，所以捉得去的。」

胖奶奶說：「阿呀！不對呀！我一向叫他拿長拿短，不論金銀，他很靠得住的末，怎麼會偷起錢來哩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」

小春道：「有道理的呀，他常常替莊上先生當雜差的，天天代買香煙，便認得了烟紙店裏的小大姐，叫做阿金鈴，兩個人一天親暱一天，同事們都說他是交桃花運了，他也弄假成真，就會跑到阿金鈴的家裏去，金鈴有一個老娘，在小小破屋裏，靠摺錠過日子的一見小紹興，歡迎得很，也不用媒人，把女兒當時許配給他了，他從此就把她家當自己家一樣，莊上稍爲有空，他就偷溜一躺，他的同事，對於別的

事，是要排擠他的。只有這件桃花事，很替他包瞞的。也是好事多磨，金鈴的娘，忽然病了。窮人久病，越病越窮，小紹興的月規錢都貼光了。不要請封的醫生，又遇不着，無法可想，就在她們弄內一家小房子裏，那位做教書帶行醫的老先生，請了過來，據這位先生說：「身體虧極了，一定要吃吉林人參才好，不然是不能救了。」阿金鈴聽得娘生死症，眼淚像線一樣掛下了。拉住小紹興，抖抖縮縮的聲音，說道：「阿哥，叫奴賣脫身體也來勿及呀！奴嚙不之姆媽，哪能做人呢？」小紹興聽得也傷心起來，立刻向老先生商量，可否把家裏破檯櫈，抵押一枝參來。老先生搖頭說：「不够不够。」小紹興說：「連我的東西都當完了，請你把手裏的……借……」老先生臉紅道：「你看我手裏這一大包是錢嗎？喏——喏——」拆開一看，却是一只長統子的老布襪子，摺成功的一個大錢包。小紹興笑又不是，哭又不是，看他馬褂還大，開口要借。老先生說：「馬褂一脫，我就不能見人了。長衫上半接是馬甲縫的，不瞞你說，這兩個袖子，是兩個套褲，不相信，拉給你看。」一拉果然拉出一只套褲來。小紹興沒法，好像唯有讓丈母死了，但是看看金鈴，實在可慘。一個主意打定，

馬上對金鈴說：「妹妹放心！有法子，有法子，就請老先生同他一路走，走到莊門口，叫老先生等等說：『是進去拿了錢出來，我們再一同去買人參。』」老先生等了半天，才見小紹興被老板一路打，一路拉，交給巡捕了。小春講到這裏，胖奶奶再也忍不住，頓時又要想出去，被翠仙止住。

趙太太說：「親家——別慌，小春！你怎麼知道得這般詳細呀？」

小春說：「是我走到莊門口，看見一個穿方馬褂的老者，急得嘴唇活活動，一種無可奈何的樣子，真可憐。當時我去問他，他不肯說，拿手指着前面，我一看見有很多人，朝前擁過去，隔了一會，擁回來了。人羣裏，有人說：『這個小紹興，沒有錢，交什麼桃花運呢？』我就問老者什麼事？老者當時就兩行老淚，流下來了。說道：『先生！那是我害他的。』我一聽，就把老者約到茶館裏去，給了他四塊錢，問他情形。他好像長長遠遠，沒有見過大洋錢聚會似的，精神十足地講得清清楚楚，我要曉得曉得金鈴家裏，又給他兩塊錢，叫他領去看過了。不過不會進去，而且關照他，不要告訴她們說小紹興捉去了，怕金鈴的娘，因此急死。」

胖奶奶插嘴說：「小春少爺，做做好事，你把這只金鐲子，拿去買人參，替我送去救她的命罷！」

趙太太說：「不必不必！人參此地現成有，應當分頭去救。要知道小紹興的桃花，却是規規矩矩，想一夫一妻，成功人家的愛情，並不是他們貪花愛色的桃花運。因為窮人生了富貴病，才之敢做救命賊，如今快去救小紹興，拿錢去同方老板講講情，叫他救救小後生罷！」一面拿錢拿人參去給金鈴，讓她快快治好娘的病。小春你到金鈴家去！」

胖奶奶說：「誰去救小紹興呀？小孩子一生一世，名氣要緊。」

趙太太一想，叫沈福到莊上去，把方老板請得來，而且把老爺姑爺也請來。沈福答應了開步就走，又被太太喊回來，說：「是，漫着他們一定不肯來的，倒不如你先到吳永福老爺地方，請你的老東家，寫三張條子；一張寫給老爺，行裏不在，必在大馬路楊慶和拿首飾，一張送給姑爺，公司裏不在，可以到時和或是全昌去，方先生的莊，你想必知道的了。沈福說少爺有地名條子，貼在書房裏牆上。趙太太說：「很

好，你請吳老爺寫明約，他們到此來，簽離婚條約，免得等初九，結婚堂上，新娘子同老娘子，鬧出大笑話來，他們一嚇，必定會來的。」沈福應聲去了。」

胖奶奶急了，說：「怎麼離婚嗎？不——不——對罷？」

趙太太勸她道：「請你不必擔心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說了看看旁邊，別說胖奶奶母女神氣疑惑，連自己女兒翠仙都有一點，不大滿意及驚慌的神氣，太太笑對她們說：「我的葫蘆裏賣什麼藥？停會再看罷！」

(八) 離婚離婚 趙太太設立秘密連環套

方仲霞同吳永福，一路進來，胖奶奶見了丈夫，又恨又怕，又有點兒難爲情，好像不回家鄉，逃避在此是欺了他了。那位方老板怎麼樣？眼睛裏望出來，覺得這麼一個大胖子，我怎麼會同她要好做夫妻的？叫她給美嫻做娘姨，還嫌粗吶。千幸萬幸，可以離婚了。快快活活，跟永福進來，臉上所以並沒有惡相。

趙太太殷勤招待，煙茶果盆，送過之後，先說小紹興的事情，向方仲霞求情：「願全徒弟名譽，免得他將來不好吃飯。」

方仲霞一想，啊！菜館中調停的就是她，想必她是鹹肉搨客，所以把胖子弄來，又勸她離婚的。阿呀！我的女兒不是要賣身了嗎？想想不給她面子罷。初九大鬧結婚場，却吃不住她的不得已，咬咬牙齒，決計先賣情分給她，答應去放小紹興出來。

趙太太立刻叫沈福拿筆硯來寫條子，逼着仲霞寫給他自己莊上賬房，叫放小紹興。剛在這時候，小春回來了。太太說：「好極，請只要寫快去領回小紹興，給趙小春先生帶來，兩句話就夠了，底下簽個名字就得了。」

方仲霞寫寫錯了，裁去一條再寫；寫寫又錯了，再裁再寫；寫了半晌，紙上墨塗塗，以及缺筆同白字，還不能免。把領字寫成貝字旁，再加一個令字，紹字少寫三點，給字塗了又塗，寫了個結字，滿頭是汗，拿給小春，小春拿着就走。

趙太太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阿呀！親家老爺，匆匆忙忙，小春連丈人峯都不會參拜呀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

吳永福笑道：「見義勇爲，以公忘私，我歡喜都來不及，還爭什麼虛文嗎？哈哈！哈！親家太太，簽離婚條件一層，怕不大妥當罷！我可不願意與聞這件事！」

胖奶奶聽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接口就說：「對呀！我爲什麼要給人休咄？」

方仲霞擔心道：「我不是給你弄着玩的，要離是你叫人來喊我的呀！現在要翻萬萬不能。吳先生，你既不與聞，爲什麼來叫我一路來呢？」

趙太太看永福爲難了，就對仲霞說：「請坐坐！包你稱心如意，歡天喜地。初九「做新郎呀」站起來，請永福書房裏密談，永福就跟了進去，隔了好久，才出來。趙太太說：「到底親家是說得明白的。」

翠仙見娘的行徑，已經明白是計，無奈還不知道是什麼計？

胖奶奶可不得了了，心上二十四個吊桶，在那裏七上八下，想想趙太太出錢爽快，救人也急急忙忙的救，不見得給白上當的，所以也決定聽她怎麼就怎麼了，對仲霞說：「好好——既然你這樣沒有情義，我跟你一生一世，有什麼好處哩？大了娘女兒兩個，去幫人吃飯，也可以養活自己了，不過想到自從嫁你到如今，幾時享過大福的，苦的時候我來守，守到剛剛出些頭，一升莊放大了，夥計變成大老板了，反而老板娘要不許我做了，初九就在眼前，也不同我提起一句娶親的話，就

要把小妖怪討來享福了，我難道不是十個月生的，吃苦末我來，享福末別人來，爲人在世，做到這步田地，還有什麼做頭？」一邊說，一邊鬱得說不連貫了。說這一段話，斷了好幾段，說說揩揩眼淚，說說又自己打自己的腿，她那女兒也陪着哭，仲霞却也不敢再則聲。

趙太太同翠仙看到如此情形，聽這一大套話，覺得胖奶奶人雖粗，心很直，然而句句說得有深意，彷彿就是代表她們倆要對伯年鳳棲說的話。想到其間，眼淚也不由不點點滴滴留不住了。就是永福也握了個拳頭，不知不覺越握越緊起來。恨不得打這班交桃花運醜東西幾下，才消這口氣。

蘭寶侍候茶水，聽得清楚，觸動門前飛來婚的事，也忍不住幫哭起來了。哭哭忽然娘姨報道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蘭寶忙去弄茶。

趙伯年一團高興回來，老着面皮說：「離婚契約，已經寫好了嗎？呵呵親家是哪一位，從來沒會過哩？」

永福一聽，便知他是老桃花了。起來同他招呼，剛剛敷衍完畢，還沒坐穩，忽然何

鳳樓同沈福也來了。老桃花，小桃花，各懷鬼胎，對老婆不敢多看一看；永福把方仲霞夫妻，略略介紹兩句。大家坐了下來，男女老少，長幼上下，聚在一堂。

趙太太立在匠旁邊，起來發表意見，說道：「我們不幸而爲中國的女人，嫁了丈夫，祇該吃苦，吃苦過生活的。不然丈夫一得志，做人家妻子的就危險了。發財的，升官的，三妻四妾，不算什麼事，我們要爭也無用，所以商量下來，不爭了，但是——休——的一個字，面子上太不好看，所以又要求必須簽離婚的約，你們答應不答應？」

趙伯年第一個開口說：「答應答應。」方也跟住說：「答應。」翠仙兩眼看着鳳樓，要聽他有沒有良心發現的希望。

何鳳樓伸手止住說：「漫漫！錢要是寫在約裏了，難道我們也承認嗎？要講錢的話，我是祇休不離的。」伯年——仲霞——也跟說：「對呀！對呀！——不要錢才可以離而不休。」翠仙氣得幾乎暈倒。

趙太太說：「放心！分文不要，只要允許我們一個條件好了，就是簽約之前，不能再到新娘地方去會面，要是私會，無論何處，被我們三人所請的許多暗探查出了，

我們非但要簽約，而且到初九你們結婚的日子，各人向各人的丈夫拚命，那時節，哪顧得新郎哩！新娘哩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拚着性命不要，也要同你們鬧一鬧的。」

鳳樓搶先說：「我第一個承認，心裏想本來女家今天來關照，有貴親到，結婚之前，是不能去的。」伯年，仲霞，也說：「娶好好人家的千金，自然這兩天不去了囉。這一層，完全可以承認，幾時才簽約呢？」

趙太太說：「初七自有請客條來邀呀，沒有事了，你們去忙你們的喜事罷！」

這個逐客令一下，伯年，仲霞，鳳樓，三個交桃花運的寶貝，祇好走了。一路走一路說：「她怎麼知道是初九？怎麼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在初九啊？是了，一定她們用了包打聽了，一定初九是喜事的大總日了。」想到也開心，好比打仗得了全勝了，一個個得意洋洋的去了。

胖奶奶急死了，問：「究竟是何道理？」翠仙也說姆媽說了罷。

趙太太說：「一到初七，遲到初八，一定明白啲！小春來了。」大家一看，果然小春

領了小紹興入來了。

小紹興看見胖奶奶奔過來接自己，一個大感激，仆託跪倒在胖奶奶跟前，眼淚鼻涕一齊來，再也拾不起頭來。列位！這是什麼情？這是何等的光景？

(九) 老桃花 大桃花 小桃花 花花大齊會

一品香裏，趙太太連包二個房間，老桃花趙伯年，大桃花方仲霞，小桃花何鳳棲，都應聘而來；翠仙同胖奶奶，也是主人一分子，像模像樣，算爲簽離婚據的。

吳永福不過知道，這是一計，並非真離。可是什麼用意，他也不曾明白。同小春兩個，算是局外人，看看人陸續到齊了。趙太太反而跑開了，據說隔壁還請女客哩。

一回兒，趙太太過來了。一個一個房間看清楚，覺得左右都有人來了，不怕二美逃到左右房間去了。當時就問：「你們愛桃花，是愛她財哩？是愛她情哩？是愛她良心好哩？是愛她面孔好哩？」

趙方何三位交桃花運的朋友，一個說不出，心裏是明白得很。方勉強說道：「麻油拌青菜，各自人心愛。」

趙太太道：「我曉得，色不迷人，人自迷的人太多，而且財迷心竅，官迷心竅的人也太多，眼前就有三迷在此，你們知道嗎？」

三個人面面相覷，胖奶奶同翠仙全神傾聽，永福逐漸得意。

趙太太又說：「當迷的時候，妻子的忠告，當作耳邊風，甚而至於惱羞成怒，把妻子打打罵罵，不當人用。一朝上當，懊悔過來，可惜以前所有的偏心言動，就如同刻骨的疤痕，雖然掬盡西江水，也難去。妻氏心上永遠留着的癩痕，也難洗。家庭裏面過去的污點的。」

方仲霞聽了不懂，阻住趙太太，說：「既然要離了，何必又多話，倒不如客客氣氣走散的好。」伯年同鳳棲，很以爲然。

趙太太說：「可以可以，簽約很便當，今天本要解決的，最好趕緊請三位新娘娘，到場看了再簽字，一則添加你們新夫婦愛情，二則也可以讓我們見識見識，美人到底美到如何程度？」

三個人各各私心竊想，美是天地良心，實在真美，各人都以爲他們兩個人，未必

及得到自己罷。不過叫她來，恐怕做不到哩。三個人先後回答說：「她是官家之女，哪裏請得到哩？」

趙太太哈哈一笑說：「恭喜恭喜，你也是官家之女，他是官家之女，伊也是官家之女，三位貴千金，一定是一樣的天仙美女。別說我了，就是她們倆，也要替你們叫恭喜的。」這話是指胖奶奶同翠仙說的。雖然這麼說，見可萬萬不能不見。三位的將成未成的新奶奶，我已經代替你們請到了，貴千金居然已經賞光，小婦人面子着實不小。各位請坐！讓我去把貴千金們請來。

伯年——仲霞——鳳棲——疑疑惑惑，莫名其妙。心想——怪哉怪哉，她那裏會認識哩？她那裏會請得到哩？念頭不曾轉得定，忽然看見趙太太把美嫻手攙手的進來了。三個人各以爲——咦——我的先來嗎？不約而同的站起來歡迎，各人都把貼身位子，讓坐道：「來——來——來——此地好坐！」

幼貞做夢也想不到，會有怎麼一回事的。進得門來，看看三人同在，曉得事情不妙，要退不能退，臉上頓時變色，心卜卜跳了，腳不得動了，牙齒幾乎要相打了。趙太

太不管三七廿一，一把把她拖在首席上坐定。

仲霞最是極相，走過來要同她說話。伯年奇怪起來，想怎麼姓方的何以如此荒唐。我的未婚妻，他也可以鬧笑話嗎？

何鳳棲見仲霞過去，要同他未婚妻咬耳朵，醋勁大發，奔過去拿仲霞——拍——的——一下巴掌，拿他一把拖開，自己靠近幼貞，說道：「他把你當作窩子裏姑娘用嗎？」方仲霞吃了巴掌，不曉得巴掌的來歷，以爲美嫻是他的親戚嗎？兩個眼睛睜着看，氣得阿呼阿呼，嘴裏笑話笑話，還要問：「美嫻他是誰？他是誰？那怕有親戚關係，也不該動手打人呀！」

趙伯年一聽，本來擔心，如今却放心了，曉得他們倆都不過是美嫻的親戚而已。這個和事老，舍我其誰哩？就此走將過來，說：「別鬧，別鬧，你們請各歸坐位！假使有話對她的說，只有我可以傳話，因爲再沒有比我親的了。」又對太太說：「他們兩位的新人，你怎麼不去請進來哩？」

三個人舉動，個個自以爲與美人最親，弄得旁邊男女老少，越看越覺模糊了，胖

奶奶見丈夫拍小妖怪的馬，心裏大氣，又見丈夫被打，却又有些兒肉疼，內中隻隻面孔，都是呆而帶羞的，獨獨趙太太眉飛色舞，老雖老，老得又健又活潑，她把幼貞交給翠仙看好，自己又到房外去了。她去拉兩個什麼人來呀，讓我下回再說罷。

(十) 老淌白 大淌白 小淌白 白白大發財

趙伯年硬把仲霞同鳳棲，拉到原位上去坐定，笑說道：「大家將來都是親眷，何苦武力解決哩！來——來——來！讓我來做個議和總代表罷！」

仲霞同鳳棲，不經一勸，還明白一點。經此一勸，格外糊塗起來了。各各急於要曉得原故，幸虧趙太太不多一回，就把任太太同任似貞拉進來了。她們進得門來，就是——阿呀！——一聲，老淌白馬上要走，却給趙太太擋住去路，把她們推推送送，坐在右面高位上了。幼貞這時候，心上猶如一枝枝的針，在那裏刺，羞惡之心，勝過利欲心了。見娘同姊姊進來，好像看見對頭仇人一般，真要咬牙切齒的恨。

趙太太於是立在主位上，向三個人說：「且慢奇怪，天下黑幕中人，祇能欺人於一時，不能欺人於一世的。那怕作惡多端，總有揭破假面具的一天。請問趙家老爺，

你把我休掉之後，另聘的名門千金，是那一位？請問何家少爺，您休了我的女兒，另定的是那一位？請問方家大老板，你休了你的這位胖奶奶，另娶的究竟是哪一位？喜日是不是都揀定初九嗎？」

三個人等趙太太聲音一停，個個提起手來，指着幼貞說道：「就是這位美嫻小姐，是初……」九字還不曾出口，你見我指她，我見他指她，大家把個九字倒咽下去了。

趙太太冷笑道，一個小姐，在一天上，同三個男人結婚，這倒是從古以來，聞所未聞的好新聞，哼！哼！哼！

趙伯年一個氣塞，頓時昏天黑地，倒在椅子上了。仲霞嘴裏——好！好！好！仙人跳，大翻戲，女拆白，小淌牌，罵不絕口；手把桌子拍得瑟瑟響。

何鳳棲最是激烈，竄過來要拉她行裏去，撻——撻——撻——的，兩面耳光打了好幾下。任老太跪下來叩頭了，似貞也匍匐在地下，說：「奴不關事的，與我不相干的。」

趙太太看幼貞被打，倒可憐起來，看她如花似玉，曾經引得急色兒——魂銷魄蕩

的美貌，紅條白細痕，打得不成樣子了，立刻出來攔阻，說：「是誰再打她一下，就是得罪我主人。」方仲霞一聽，只好跟着小何，預備拉她去吃官司。

胖奶奶同翠仙，以爲最好讓他們多打她幾下，很怪太太勸阻的不好。

趙太太先下位，把白蘭地酒，灌醒了伯年，勸他靜靜心，不要自傷身體，對不起我們母女。這件事，保你有着落，你別問，有我哩。

任幼貞把眼淚拭了一拭，抬頭看看，覺得許多人中，還有幾個可憐她的哩。她自己却馬上恢復原狀，站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刑事犯還有義務律師可以辯護，中國的女人，雖然冤枉死，也沒有辯護的能力的，即使辯護，四千多年來，也並不發生多少的效力。我本來不要害人，可是姓趙的硬逼我做淪白，我又有什麼方法呢？」

趙太太說：「怪了，那個趙家逼你的。」

幼貞道：「就是你們要知道；一剪刀刺死奶媽子，是我姊姊任似真的罪惡，貽禍於吳子綺，是姊姊的罪惡，同王貴小家人私通，也是姊姊的罪惡，你們也不打聽個明白，拿城裏的許多謠言當實事，說什麼姊姊偷人，妹妹一定也不規矩，退庚帖，取

消婚約，你想已成之局；尙且要毀。沒有的事；尙且要污蔑在我身上，名譽一壞，那未成之局，不問可知，將來的家庭幸福，那裏還有我的分哩？一肚子不平氣，再加娘同姊姊爲要避殺人的風頭，威逼我做這種非人的生活，於是感情用事，脫口答應下來了。唉！當時豈曾想到，墮落人格是容易的，恢復人格是千難萬難的呢？一淌就淌得不可收拾了。現在錢財到了手，明天就要逃走，本來已經心裏難受了，以爲一走之後；還不知道此身將來要做何等樣人的玩具，却不想被你來發覺了。發覺是發覺，也不該不請你們自己責備責備自己。至於出錢買笑的人，誰叫你們交桃花運哩；難道說還有人比你們罪惡重的嗎？這樣野蠻法，真是男子漢大丈夫的特點了。然而檯面上；不是男子漢，不是大丈夫的人，有好幾位在此，請大家想想看罷！」

趙太太，胖奶奶，翠仙，都想到被打的事情了。心上都起一種感觸，倒反而出起眼淚來了。到底這眼淚是爲可憐幼貞而出的哩？也不知道是爲自己出的呢？那三位交桃花運的，一陣熱一陣，良心個個發現了。對老婆都有些兒難以爲情了，也不敢響一響。

吳永福看他們同她們，雙方個個都有心事，自己只好起來解決，叫小春把殺人凶犯任似貞看住，要交給捕房，轉廳抵罪，讓吳子綺好出獄，或者還可以保全老嫂子的老性命。

小春看到退了的未婚妻，這樣利害，腦筋中大受激刺，一面出去打電話給行裏。趙太太當時心動了，握住幼貞的手，眼光對準眼光，看了半晌，彼此相感，彼此相知，冤家對頭，變成知己，可是一個字都說不出口，後來勉強說了句，我對你不

起。
幼貞說：「姊姊不得不辦，奶媽子的家裏，周大官三代三個人，窮苦到極點，不能不周濟周濟，就把聘禮三分之一給他們，再把三分之一充公，由你們主持，還有三分之一，只好給我養娘了。」

趙太太反對說：「三分之二，該結一個團體，叫做桃花革命黨，專門救人花迷的。」伯年、仲霞、鳳棲，都說「這是我們的錢嗎？好好！我們也情願加入做黨員的。」似貞跳起來抓住妹子去一同死，老太也同幼貞拚老命，那知道公門中人已

到，把似貞捉將官裏去了。

趙太太把一概人都邀到自己家去，勸幼貞不可以存自殺的心。過了幾個月，三對夫妻，愛情格外濃厚，吳子綺已經放出來了。有一天，

這位呆少爺，下鄉去找周大官家的坟，拜了幾十拜，洒了很多的傷心淚，還說「阿寶，我害你，我害你。」背後忽然起來兩個人，一個小紹興，一個金鈴，小夫妻在吳家幫喜事，說等你少爺去做新舅爺哩，你怎麼又到此地來了？一問長短，把他擁着就走，子綺一路上聽得靈不靈，當場試驗，准不准，過後方知的話；從牆角邊拆字灘上送入耳來，心裏不覺得就突突的跳起來，好像要在阿寶身上交桃花運的神氣，還在眼睛跟前一般。此言此聲，在世界上一天不消滅，那呆少爺心頭，那段桃花運的痛事，也永遠不會消滅的。

